



列 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
以及他们如何攻击
社会民主主义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 他們如何攻击 社会民主主义者？

（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
馬克思主义者的論文）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ЧТО ТАКОЕ «ДРУЗЬЯ НАРОДА»
И КАК ОНИ ВОЮЮТ ПРОТИВ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ОВ?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1957年第2次印刷本中的译文排印

列 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
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中共中央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

北京東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frac{3}{8}$ · 字数 141,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1·454 定价：(四) 0.55 元

目 录

第一編	1
出版者的声明	66
写在本版后面的几句话	67
第三編	68
附录一	157
附录二	164
附录三	181
注释	187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 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馬克思主义者的論文)¹

第 一 編

“俄国财富”² 开始了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战役。該杂志的魁首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 10 期上就宣布要进行一場反对“我国所謂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論战”。随后出現了謝·克利文柯先生的“論文化孤士”一文(第 12 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艺和生活”一文(“俄国财富” 1894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至于該杂志本身对我国經濟现实的看法，謝·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經濟发展問題”一文中(第 11 期和第 12 期)已做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总是妄图在自己杂志上表达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其实他們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死敌。現在我們就来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們对馬克思主义的批評、把他們的思想、把他們的策略仔細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根据，因而專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分析。在把許許多多闡明这个学說的馬克思主义文献的內容做了一个大体介紹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下面一大段話开始了自己的批評。

他說：“首先自然要发生这样一个問題：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在‘資本論’中，他給我們提供了一种把邏輯力量与渊博学識、与对全部經濟学文献和有关

事实的精细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那些极琐碎的情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阅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一方面为了论证，一方面为了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他真的创造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根据新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并总结了迄今有过的一切哲学历史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细心地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当然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当然会研究全世界历史中的大量事实。象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通常所做的那样把马克思和达尔文比较一下，就会更加确信这一意见。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与此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牵涉很广。”

这一大段话极清楚地证明人们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是懂得多么少呵。他们被马克思著作中的大量证据所压倒，不得不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略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考茨基在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前面所转载的一段很正确的题词：

Wer wird nicht einen Klopstock loben?
Doch wird ihn jeder lesen? Nein.
Wir wollen weniger erheben
Und fleissiger gelesen sein!①

① 谁不赞美克洛普什托克呢？但是，每个人都会去阅读他的著作吗？不会的。我们希望人们少恭维我们，而多用心阅读我们的著作吧！（莱辛）——编者注

正是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馬克思，多用心閱讀他的著作，或者更好是多認真思索自己所讀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把邏輯力量与淵博學識結合起來的范例。”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這句話里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把光輝詞句与空洞內容結合起來的范例。這個評語是完全公正的。馬克思的這種邏輯力量究竟表現在哪里呢？它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呢？讀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一大段話時，會以為這全部力量不過是用于最狹義的“經濟理論”而已。同時為了更加強調馬克思表現其邏輯力量的範圍的狹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着重指出“極瑣碎的情緒”、“精細研究”、“誰也不知道的理論家”等等。這樣看來，似乎馬克思對於這些理論的創造方法並沒有加進任何值得指出的真正的新東西，似乎他把經濟學保留在過去經濟學家所原有的範圍內而沒有將它擴大，沒有對這門科學本身提出“嶄新的”見解。然而凡是讀過“資本論”的人都知道這完全是謊言。說到這裡，不能不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十六年前與一個鄙陋的資產階級老爺尤·茹柯夫斯基³進行論戰時對馬克思的評論。也許當時的時候不同，也許當時的感覺較為新鮮，不管怎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當時的那篇文章在筆調或內容方面都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本書的最終目的是表明現代社會的發展規律（原文是 *Das oe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 即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曾這樣談到他的‘資本論’並嚴格進行了他的綱領”，——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這樣評論的。我們來更仔細地考察一下批評家所認為嚴格進行了的綱領吧。這個綱領就是“表明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規律”。

這句話本身就使我們碰到幾個需要加以解釋的問題。為什麼

馬克思以前的所有經濟學家都談論一般社會，而馬克思却說“現代(modern)”社會呢？他究竟在什麼意義上使用“現代”一詞，按什麼標志來特別劃出這個現代社會呢？其次，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時常聽見經濟學家說：只有物資生產才受經濟規律支配，而分配則以政治為轉移，以政權和知識界等等對社會的影響如何為轉移——而這也就是“俄國財富”那班政論家和經濟學家所喜愛的思想之一。馬克思究竟在什麼意義上談到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並把這個規律叫做 Naturgesetz（自然規律）呢？為什麼許許多多本國社會學家寫了大堆著作，說社會現象迥然不同於自然歷史現象，因此，研究前者必須採用十分特別的“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呢？

所有這些疑難都是自然和必然發生的，當然，只有不學無術之徒才會在談到“資本論”時忽略這些疑難。為了弄清這些問題，我們且先從“資本論”同一序言中再引一段話來，這段話只比上述引証稍後幾行。

馬克思說：“我的觀點在於我把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⁴

只要把我們從序言里引來的這兩段話簡單地對照一下，就可看出“資本論”的基本思想正在於此，而這個思想，象我們所聽見的那樣，是以稀有的邏輯力量嚴格遵行了的。說到這裡，我們首先要指出兩件事實。馬克思只說到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換句話說，他研究的只是這個形態而不是別的形態的發展規律，這是第一。第二、我們還得指出馬克思用以得出其結論的方法，這種方法，象我們剛才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聽見的那樣，就是“精細研究有關事實”。

現在我們來分析我們的主觀哲學家企圖非常巧妙地避而不談

的“資本論”的這一基本思想。社會經濟形態這一概念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怎樣才可以而且必須把這種形態的發展認為是自然歷史過程呢？——這就是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我已經指出，從旧的（對俄國說來不是旧的）經濟學家和社会學家的觀點看來，社會經濟形態這一概念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們談論的是一般社會，他們同斯賓塞派爭論的是一般社會是什麼、一般社會的目的和實質是什麼等等。在這種議論中，這些主觀社會學家所憑藉的是這類的論據：社會的目的是為社會全體成員謀利益，因此，正義就要求有某一種組織，凡不合乎這種理想（“社會學應從某種空想開始”，——主觀方法的首創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這句話最好不過地道破了他們的方法的實質）組織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應該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社會學的根本任務是闡明那些使人類天性的某些需要得到滿足的社會條件。”你們看見這位社會學家感興趣的只是能夠滿足人類天性的社會，而完全不是什麼社會形態，何況這些社會形態還可能是以少數奴役多數這種不合“人類天性”的現象為基礎的。你們同樣看見，在這位社會學家看來，談不到把社會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社會學家既然認為某種東西合心願或不合心願，就應當找到實現這合心願的東西或取消那不合心願的東西的條件”，即“實現某種某種理想的條件”，——也是這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的。）不僅如此，甚至談不到什麼發展，而只能談到由於……由於人們不聰明、不善于真正懂得人類天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實現這種合理制度的條件而在歷史上發生過的種種離開“心願”的偏向和“缺陷”。顯而易見，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毀這種妄想以社會學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馬克思究竟怎樣得出這個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划

分出經濟領域來，從一切社會關係中劃分出生產關係來，並把它當做決定其餘一切關係的基本的原始的關係。馬克思自己曾把他對這個問題的推論經過描寫如下：

※“為要解決那些使我激動不安的疑難而着手進行的初步工作，就是對黑格爾的法律哲學進行批判的審查。這項工作使我得出如下的結論：法律關係，也象政治形式一樣，不能用它們本身來解釋清楚，也不能用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解釋清楚；恰恰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生活關係，黑格爾按照 18 世紀英法作家的先例曾把這些關係的總和稱為‘市民社會’。對於市民社會的解剖，應當在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所得出的一般結論，可以扼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關係，即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借以建立起來、並且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變革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隨時把二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能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物質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即思想形式。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自己對自己的

看法为根据一样，我們評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相反地，这个意識要从物質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存在的冲突中求得解释…… 大体說来，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成是社会經濟形态的几个演进时代。”⁵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經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 暫且 还只是一个假設，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的假設。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簡單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討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結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們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現于《Contrat Social》⁶ 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說中都表現得十分明显）中的結論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員把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則所貫串的一定的完整的東西，——这是从来沒有过而且現在也沒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們千百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交換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繼續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結論，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結論。其次，从另一方面說，这个假設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錯綜复杂的社会現象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結構，使我們有可

能把主观主义者認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們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們的意識^①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終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現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規性，他們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記載这些現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質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們意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們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規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們有可能从記載社会現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計社会現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現象，譬如說，划分出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資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第三、这个假設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的出現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結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結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沒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認历史現象的規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現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們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結于物質的社会关系。）

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設后，就着手实际地（請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經濟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經濟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規律和发展規律做了极詳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員間的生产关系。馬克思一次也

① 这里当然始終說的是 社会 关系的意識，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識。

沒有利用這些生產關係以外的什麼因素來說明問題，但他使我們有可能看出社會經濟的商品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變成資本主義組織而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這已經是在生產關係範圍內）階級，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並從而帶進一個與這一資本主義組織的基礎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資本論”的骨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問題在於馬克思並不以這個骨格為滿足，並不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為限；他專門以生產關係說明該社會形態的結構和發展，但又隨時隨地探究適合於這種生產關係的上層建築，使骨格有血有肉。“資本論”所以大受歡迎，是由於“德國經濟學家”的這一著作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作為活生生的東西向讀者表明出來，將它的生活習慣，將它的生產關係所固有的階級對抗的具體社會表現，將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層建築，將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之類的思想，將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都和盤托出。現在可以看出，把馬克思和達爾文相比較是完全正確的：“資本論”不是別的，正是“把堆積如山的實際材料總結為幾點概括的、彼此緊相聯系的思想”。誰讀“資本論”而不能看出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馬克思了，因為我們知道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這些思想。而且這種比較不僅從外表方面（不知為什麼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別感興趣）看是正確的，就是從內容方面看也是正確的。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種看做彼此毫無聯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物種的變異性和承續性，同樣，馬克思也推翻了那種把社會看做可按長官的意志（或者說按社會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樣）隨便改變的、偶然產生和變化的、機械的個人結合體的觀點，第一次把社會學置於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社會經濟形態是一定生產關係的總

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自从“資本論”問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学地証明了的原理，在沒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說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嘗試以前，在沒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繪出来并給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嘗試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觀始終是社会科学の別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觀”，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觀。

現在还有人讀了“資本論”而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这岂不是再可笑不过的奇聞么！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帶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問道。

他讀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現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論的批評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論的根源的。

他讀了“哲学的貧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魯东社会学的剖解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那里对蒲魯东所提出的各种各样历史問題的解决办法的批評是从唯物主义原則出发的，看不出这本書的作者本人关于应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問題的一切指示都是援引生产关系的。

他讀了“資本論”竟看不出那里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認的无与伦比的模范。于是他坐下来拚命思索这个深奥的問題：“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觀呢？”

凡熟悉馬克思的人都会反問他：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沒有

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大概只有当某个卡列也夫在某本玄奥的历史作品的“经济唯物主义”一章中逐条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沒有“重新审查（原来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試問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論的、独断的、抽象的議論（我有意举出这些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相投的例子）。而且这些理论就其存在來說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來說也是无用的。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問題开始，就等于从尾开始。当你还没有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認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 *a priori* ① 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一种关于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談論着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議論着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就是很荒謬的。不分別說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談論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摈弃那些关于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議論，就必须有本事把对于說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面。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象一个毕生撰写什么是灵魂这一問題的“作品”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連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現

① 預先。——編者注

象都弄不清楚)竟来責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說他沒有重新审查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論。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摺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論,径直研究心理現象的物質本体(神經过程),因而,譬如說,分析了并說明了某种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們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讀起这部著作时,称赞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很好,但是他并不感到滿足。这位哲学家听見周围的人說那位学者有嶄新的心理学观点和科学的心理学的特別方法时,頗为激动并怒氣冲冲地說,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在这部著作中岂不是“仅仅只有一些事实”嗎?其中岂不是絲毫沒有重新审查过“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論”嗎?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自然,“資本論”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驗論的議論的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和說明問題,而只是把英国商人的資产階級思想或俄国民主派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哲学历史理論就象肥皂泡一样,一出現就化为烏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絲毫沒有推进人們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真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摺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議論,而对一种社会(資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資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責备馬克思,說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終結論开始;从研究历史上一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論开始!于是他問:“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絕頂聰明的主觀社会学家呵!!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問題有疑問，那也許只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觀的論證，甚至沒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觀的敘述（也許正因为他沒有找到），却把这个學說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証了布洛斯所說的馬克思提倡一种嶄新的历史觀，于是毫不客气地推論下去，似乎这个理論企求“給人类解释其过去”，說明“人类的全部（原来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論所企求的只是說明資本主义社会組織，而不是說明任何別种社会組織。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說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輝煌的成果，那末，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設而是經過科学檢驗的理論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須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尚未經過專門的实际研究和詳細分析，正象已为充分的事实所証实了的种变說思想应用于整个生物学領域一样，虽然对个别的物种來說其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断定。种变說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說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說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話）說明历史的方法⁷。据此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論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馬克思，把一些妄誕的企求加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头上，說它企求“說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門戶的鑰匙”（这种企求当然已被馬克思在他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文的“信”⁸里立刻就用极辛辣的方式反对过了），接着譏笑自己所捏造出来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的一段确切的意見（其所以确切，因为米海洛夫斯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轉述）引来，即把唯物主义者心目中的政治經濟学“还待創造”、“我們从